跳礅坝的文化“密码”

□周汉兵

一条河流，由东向西，横贯一个镇。镇，名叫长乐镇，四川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，川东北南充市的一个区域中心镇；河，名叫螺溪河，蜿蜒流转近70公里，最后汇入嘉陵江。300多年前，这里是一个古场镇，位于螺溪河的北岸，为连通南岸，便在螺溪河中安置跳礅。于是，这个镇得名“跳礅坝”。

一

昔日的乡村，“跳礅桥”是很常见的。在有溪流和小河的地方，“跳礅桥”往往是村民出行的便捷通道。

“跳礅桥”，严格意义上说不算桥，因为没有桥面。其建造很简单，把方形或者条形石头安放在河床或者小溪中，上部露出水面，相隔一定距离又放置一个，数十个石礅便连接了两岸。一个个石礅站在水中，排成一排，错落有致。人在上面走，得一脚踩一个礅子，行走时像跳跃似的，所以叫作“跳礅桥”。

清朝乾隆31年（公元1766年），开始在跳礅坝南岸建街，将螺溪河中的跳礅石撤去，改建为石桥。后来，石桥更名为长乐桥，场镇也更名为长乐场。

我想尽办法，力求还原长乐当时的石礅桥，但这跳礅桥究竟有多长多高、跳礅有多密，终不得而知。但我料想，一个地方可以因桥而命名，想必这桥在百姓心中的份量。

长乐场，长乐长，名不虚传。当年，场镇生意兴旺，客商云集，衍生了以茶铺、打铁、日杂铺、旅社、理发店等服务性行业为主的上百个铺面。至今，老场上的打铁街、幸福街、永康街、永兴街连成一条线，总长两公里多，并且连着几条长长的小巷。

街上的房屋大多是木质结构，木柱、木门，再配上小青瓦。古老建筑群庞大规模，目前留存上百年的木楼有好几处，像禹王宫、万寿宫等几处大型古建筑，原貌大多保存了下来。

不管岁月怎么更替，长乐老街始终默默地张扬着个中情怀。尽管屋上的青瓦已经布上了尘丝，门窗已经有些斑驳陆离，那些后院深巷已经没落冷清，但老街韵味犹存，依然是生意兴旺。逢场日，卖镰刀、锄头、犁耙的，卖粮油副食的，卖蔬菜百货的，卖鸡鸭鱼肉的，卖竹编竹器的，卖叶子烟的，各行各业、各路营生，都喜欢往这里挤。老街，似乎总有不散的宴席。

在长乐镇，每一条街道都有历史的渊源，每一个地名都有一段难忘的记忆。比如打铁街，就是因为这里有众多铁匠铺而得名；比如牛市坝，也是因为这里历来是川东北地区最大最闻名的耕牛交易市场而得名。

牛市坝的耕牛交易多年来一直是很热闹的。牛市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七准时开市，腊月廿四才闭市。据资料记载，每个逢场天，春夏季早上六点钟就开市，直到下午六点钟才闭市；秋冬季，早上八点钟开市，下午五点钟闭市。那些从四川巴中、达州等远方而来的牛贩子，为了不误生意，就提前住在旅馆里等候。繁盛的时候，每个逢场天，可交易几百头甚至上千头耕牛。直到最近几年，长乐的牛市才慢慢冷落。

耕牛交易时，生意人还聘中介人。中介人跟买卖双方在衣袖中用手指交谈，比划价格，达成交易。如此讨价还价，价钱高低，只看对方是否中意。这种交易，俨然就是历史典故“袖笼交易”的复原。如今，牛市虽不及曾经红火，但依然存在。

古镇的老街，我确信不是用来逛的，而是要拿来品的。只有用心去品味，去回味，才能在那些不起眼的人文遗存中找到历史的承载，才能从街头巷尾那些居民散漫和悠闲的生活中，回想起悠悠往事和沧海桑田。

二

长乐镇最负盛名的文化当数火龙了。舞火龙、烧火龙的传统，在长乐历史悠久，据传始于清代。

长乐火龙一般为9至15节，均为单数，寓意“九五至尊”，代表吉祥、喜庆。火龙的主骨架由竹条编制而成，龙身由白色的麻布制作，龙鳞用油漆绘制而成，龙爪用竹制的灯笼代替。长乐火龙最鼎盛时期有11条之多，几乎每一条老街都有火龙。

那时，人们对舞火龙是很隆重的。每年农历正月初五就开始扎火龙，然后由当地威望较高的人士进行“开光”。正月初十的白天，火龙就正式“出龙”，到场镇上游行、“钻阁子”“打帖子”。所谓“钻阁子”“打帖子”，就是以请帖的形式告知场镇居民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做广告宣传。到了正月十二晚上便可以“烧龙”了。

烧龙是舞火龙的一个主要环节，由本地人用木炭、雄黄、少量火药制作的烟花喷到舞龙者的身上，或火龙舞到哪户门前，哪户人家就燃放土制爆竹。尤其以正月十三、十四两天晚上最为热闹，烧龙也最为激烈。到了正月十五，舞龙者将再次“钻阁子”给各家各户拜年，晚上舞龙者还进行一场“谢龙”仪式，然后将火龙蜷在一堆，龙头朝上，用火焚之。

这舞火龙、烧火龙的习俗，一辈接一辈地传承了下来。最兴盛的时候，长乐的舞龙队伍有200余人。长乐火龙曾两度上央视，闻名全国。

当地老人介绍说，“火龙”骨架为竹子编成，与川北一带司空见惯的龙身用纸糊不同，龙的身子以往是用麻或布裹成。之所以采用这种材料，目的为避免火灾，以确保舞者的安全。

每到舞龙时，当地家家户户都要制作烟花。一硝二磺三两炭，有的还加点铁粉。更有甚者，在里面加入腊肉皮子，燃起来有“砰砰”的响声，有惊无险。

当地人认为，谁家的烟花制作得多、制作得好，来年就吉祥如意、五谷丰登、人丁兴旺。因此，为图吉祥，有的人家制作烟花的费用甚至上千，有的人家燃放烟花时，还请人打锣，请人燃放。

长乐火龙传承人之一吴德中，对火龙是记忆犹新。吴德中说，他从18岁就开始拜当地老舞龙人为师，学习舞龙技巧，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，如今扛起了耍“龙头”的重任。他兴奋地回忆说，重达近20斤的龙头在自己的手中能上下翻飞，带领身后的龙身做出一个个盘旋、翻腾、滚身等动作。耍到兴奋处，还即兴吆喝几声，和队友们给现场的观众表演了一个“龙盘身”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长乐如今的“火龙”表演已有了变化，围观者不再用硫磺、铁花等向舞者喷射了，而是改成了冷烟花。2018年8月，在南充举行的平昌冬奥会“熊猫队长”交接仪式上，火龙表演《龙腾盛世》成为开篇节目。

一条龙，传承文脉；一条龙，舞动城乡。火龙，已成为当地的一张名片。提及火龙，必说长乐；述说长乐，也必提及火龙。

三

数百年来，这里最有区域特征的传奇名片，就是长乐话。正宗的长乐人，只要开口，一下就会暴露身份。有人曾形象地描述说：“长乐人说话像唱歌。”遇到长乐人，往往从开玩笑起，说几句长乐话——“上该（街）卖周（竹）子，卖了周子打冻（桐）油。”不管认识的、不认识的，这“敲门砖”一下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

原《南充县志》记载，长乐话流行地包括长乐片区的七八个乡镇，会说长乐话的人共有9万多人。但奇怪的是，有的村子隔一条小河沟，两边的人说话口音不同，好多词汇也不一样。

专家分析指出，长乐方言岛的形成，与移民运动“湖广填四川”有关。长乐片区的移民来自湖南古靖州一带的汉族与侗族杂居地，而长乐话就是靖州底层方言长期演变的结果，这长乐话其实是300年不变的袅袅湘音。

长乐古镇上保存下来最具特色的古建筑是禹王宫。这座富有特色的老建筑，始建于清嘉庆乙丑年（公元1805年）。整个宫殿占地17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。其建筑主体为三重四合院格局，以砖木为主，风貌古朴，气势雄浑。其大门处建有高大的门牌坊，彩绘的精美图案历历在目，牌坊上两旁还建有工艺独特带窗的小吊楼。墙砖上，都清晰烧制有“禹王宫”三个字，至今还清晰可见。这些砖宽而厚，大小是现代用砖的两倍。据计算，这样的砖头有近10万块。当地的老人说，解放前门牌上还留有一副龙飞凤舞的对联——上联：长乐千古；下联：顺庆万年。横批：明德思远。

禹王宫，不只是几幢建筑，更是一段历史的记载。在“湖广填四川”的进程中，这些来自湖广的移民在各地修建起了气势恢宏的禹王宫，长乐镇的禹王宫就是当年移民到长乐一带的湖广人建造的。这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历经繁华后，逐渐被岁月的红尘淹没，但其文化价值不可磨灭，它不仅见证了“湖广填四川”的历史，而且成为了破解长乐方言的“密码”。

后记：跳礅坝——长乐场——长乐镇，变换的是时空，不变的是情怀。延伸的乡音乡情、传承的文化文脉，犹如陈年老酒，沉淀出特有的韵味。

长乐镇的火龙表演。

千年不老银杏谷

□黄敦兵

湖北省随州市有个洛阳镇，原名叫作“洛阳店”，兴起于永嘉南渡，曾为一方避乱胜地。该地有个银杏谷，千百年来生长出银杏520余万株，仅千岁以上的银杏树就有300余株，并使随州获得“中国银杏之乡”的美称。

2024年刚入冬，我有幸前往参访银杏谷。当日所见所闻，回忆起来，真有“故国乔木”千年不老之感，或可在此一叙。

在通往银杏谷的路上，沿途路边的冬小麦，已是片片新绿。偶尔有几丛白杨树，超出青葱的松柏，像哨兵似的站立着，那是快褪完叶子的毛白杨。它们耸立在红黄浅绿的山岭与地畔之间，与高大的野板栗树应和着，将枝头探向高天。一些乌臼树，顶着光闪闪的裸子木籽，扭曲的身子浸染着岁月的沧桑。一些杂花，细碎地散放于枝头。

车行近处，不时滑过几畦菜地。略远处，零星的白茶花，间杂着，似乎有意点醒了萧瑟的枯寂。成片的野菊，散发着幽香，混迹于灌木丛中，汽车开过，它们便像眼睛似的，眨呀眨地泛着黄晕。

不知谁家的院子里，几树火红的柿子树，挑着挨挨挤挤的红灯笼，海漫漫地越过墙头。偶尔看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，金黄的南瓜正堆成一座小山。几个大的，有弯形粗壮的，有椭圆敦实的，仿佛故意鹤立鸡群似的，散放在南瓜堆旁，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。

不少老宅的房前屋后都有高大的银杏树，都是满树满枝的半绿黄叶，而地上则落满了绛色的银杏浆果。其时刚过立冬，天气未到霜降，南方此刻远未达到北方老秋的凋零与肃杀之效。然而，小小的银杏树，已经开始成丛成丛地耀眼，它们的叶子比大银杏树要黄得略通透些，似乎不如老树经得起岁月的磨炼，过早地老去了。远远看去，又觉得这些叶子不是在老去，而是在宣示一种饱含活力的生命。一棵树龄足有两百岁的银杏树，正浓黄一片，在白瓷砖墙的映衬下，放射着生命的活力，绽放出生命的昂扬。一株更显苍老的银杏树，正偃卧溪边，伸展着旁枝，腾展着独特的生命空间。它们的脸上，都写着“银杏故乡”的骄傲。

终于到了银杏谷，放眼观望，只见那新修的广场，新葺的人行道，新整的谷地，一片片银杏树披覆着半是浅绿的黄叶，都浸润在微雨中。尤其是五老树广场的那几株千岁老树，穿透了千年尘封的历史，历经风霜，怒放着生命的充实，傲视着俗世的卑微与短暂，站成了永恒的风景。人们说，它们是神农与妻子听妖的五个子女，被后人视作长寿、送子、状元、招财等人间追慕的象征。仰观那树冠，状如手掌，似乎在虔诚地召唤着远古的神灵，为今天的人们祈福。据说银杏谷除有300多棵千龄老树外，还有近2万棵百龄老树，它们作为520万棵银杏树中的佼佼者，傲然挺立，点化了银杏谷的主色调。

我们去的那天是当年11月9日，听说正是银杏谷闭园升级改造一年后再开园的第二天。虽然银杏叶尚未到最佳季节，我们未能观赏到银杏谷满谷金黄的盛景，但我仍为那些身躯老而不朽、生命力喷薄绚烂的千年不老的银杏树感叹再三，为古老的中华农耕文明的根和魂而追思不已，不由得生出超迈卑俗、知时奋发之心。抚今追昔，真是另一番“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”的感发意味！

爨乡访碑记

□余隆海

甲辰初秋，第一次到访云南曲靖。在号称“爨城”的曲靖的大街小巷，浓烈的爨文化气息扑面而来，那种斧劈刀削的简体爨字的店名、匾牌、路标随处可见，爨体字已成为曲靖一张响亮的城市文化名片。我们决定踏访“二爨碑”，展读爨体书法朴拙雄强、卓越超群的风华文采，感悟风行南中四百余年的爨文化的遗风余韵。

灿然的秋阳中，我们来到曲靖一中文昌校区的爨文化博物馆，爨宝子碑就珍藏在里面。进门沿着一条曲径往左拐，迎面见一亭，上书“爨碑亭”，两边的楹联很醒目：“奉东晋大亨，宝子增辉三百字；称南滇小爨，石碑永寿二千年”，这是清末状元、云南省出过的唯一状元袁嘉谷所题。拾级而上，进到亭内，玻璃罩中一碑笔立，碑身长方形，碑首半圆形，碑额题“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”，后世遂称之为爨宝子碑。碑文追述爨宝子的家世、生平及其功业。

凝视石碑，穿越苍茫时空，回溯幽邃岁月。爨宝子是东晋建宁郡同乐县（今陆良县）人，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（382年），是部族的首领，19岁就“弱冠称仁”，世袭建宁郡太守，不料23岁就命丧黄泉，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（405年），即碑上所说的“大亨四年”。此君天资聪慧，风度高雅，崇尚节俭，通达清旷，施政有方，在他的治理下，爨乡百姓安居乐业。爨宝子去世两年后，他的僚属为他刻石立碑，期望流芳千古。爨宝子二十岁左右就位居建宁太守这样的高位，他有什么来头呢？这得从三国时期的一段历史说起。

公元225年，诸葛亮南征结束后，废除益州郡的名称，改称建宁郡，并将郡治从滇池移至味县（今曲靖）。晋代以后，曲靖属于宁州建宁郡。建宁是南中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。当时南中的势力范围很大，包括了云南、贵州西部以及四川南部一带，统治南中的霸主就是爨氏家族，爨宝子就是这个家族中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爨氏称霸南中后，出现爨地和爨人的称呼。在爨地这一区域内，由于当时和内地相比战争较少，经济文化继续得到了发展，并由社会文化发展的差异，形成了爨区的两大部分：东爨和西爨。东爨地区大体是今天的昭通、曲靖及贵州西北，西爨地区则主要是今滇池地区至洱海以东。爨氏家族治理云南的时间长达409年，这种情况不仅在云南历史上绝无仅有，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。爨氏家族在南中势力的逐渐壮大，引起唐王朝的忌惮和不安。到唐中叶时期，当吐蕃对唐王朝的威胁一定程度上被解除后，唐王朝开始削弱爨氏势力。天宝年间，唐王朝命南诏王皮逻阁出兵征讨爨氏，皮逻阁一方面采取武力迫使爨氏降附，一方面又向朝廷为爨氏说情，成为爨氏的保护者。公元748年，南诏终于吞并了爨地，独步南中四百余年的爨氏，消亡在茫茫历史烟云之中。

爨宝子碑这块有着谜一般身世的石碑，在元代之前没有任何文字记载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长达1373年。清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年）春天，曲靖杨旗田村的农户在一个叫爨王坟的地方挖出一块碑，但人们并没十分在意，这户人家以做豆腐为生计，他们看到这是一块平整的大石板，就把它搬回家中用来压豆腐，这一压就是74年。走过整整三代人的悠悠岁月，豆腐含钙的卤水汁有效地保护了这块砂岩石质的石碑。至今碑上的文字清晰可见，可谓是因祸得福。清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，南宁州（今曲靖）知府邓尔恒在厨房闲逛时，无意中发现豆腐表面有若隐若现的字迹，直觉告诉他，这些字非比寻常，他深感惊诧，急忙把厨子叫来查问，才得知卖豆腐的人是城南杨旗田村的。邓尔恒带人亲自前往杨旗田村，在村民的引导下查看了荒野中的爨宝子墓，在移置爨宝子碑时，特命工匠重刻“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”，并命人将碑文拓出，才发现这石碑的真正价值，并安排在重修县志时将碑文全部录入。此前，邓大人用隶书亲自题跋，跋云：“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，次年仍称元兴二年，已已改义熙。碑称‘大亨四年’，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，故仍遵用之耳。”这个跋非常重要，有了这个题跋说明，人们就清楚了，原来这“大亨四年”，其实就是义熙元年，消除了后人的疑问和困惑。

邓尔恒去职后，爨宝子碑就从知府衙门移至曲靖城武侯祠，后移至曲靖城内魁星阁前。作为发现这块碑的第一人的邓尔恒，他的父亲是曾任闽浙、两广总督的邓廷桢，是与林则徐齐名的禁毒英雄，任上建设海防、抵御外敌，被后世誉为民族英雄。邓尔恒在曲靖任职知府，清咸丰十一年被提拔为贵州巡抚，上任贵州路上再接圣旨调任陕西巡抚，北上陕西途经曲靖，夜宿知府衙门别院，不料却遭遇歹人夺财害命，此案震惊朝野，成为清代一大奇案。

爨宝子碑在曲靖城内平静地度过了70多个春秋后，遭遇动荡时局。1927年云南爆发兵战，随着战事推进到曲靖，被围困于曲靖城中的兵士把爨宝子碑撬去修筑防御工事。使爨宝子碑重陷险境，危于累卵。万幸的是，经过激烈的战事洗礼之后，爨宝子碑竟安然无损，但却被弃之于荒野之中。这时，曲靖城中以拓售碑帖为生的寒士张士元将此碑偷偷运回家中，白天捶拓拓片，晚上当床铺用。爨宝子碑竟然以这样的方式保存了下来。

十年后的1937年，云南与贵州的公路修通，国民政府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官员学者队伍，组成“京滇公路周览团”到云南游览，并且点名要参观爨宝子碑。曾任云南盐运使、内务司长，一度代理云南省长的周钟岳非常重视此事，出面协调落实资金，并且委派了自己的得意门生谢显琳，也就是曲靖一中的第一任校长，在曲靖一中的校园内建造了“爨碑亭”，将爨宝子碑置于亭中直到现在。

探访爨宝子碑后，顶着骄阳，踏着热浪，我们驱车来到了陆良县薛官堡镇，爨龙颜碑就位于小镇街道。迈进院门，看见“南碑瑰宝”门匾悬挂双扇门上，拾级而上进入碑室，玻璃罩内，三米多高的碑石矗立眼前。爨龙颜碑全称“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”，刻于南朝宋代大明二年（公元458年），比爨宝子碑晚53年，为爨龙颜死后12年所立。碑文共计九百余字，记述了爨龙颜的事迹，称爨龙颜“君姿英雄之高略，敦纯懿之弘度，独步南境，卓尔不群。”同时，碑文系统追溯了爨氏当时的族源及其迁徙路线，以及爨氏进入南中后从其始祖爨肃到爨龙颜九代世袭历史，为后人提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。

爨龙颜碑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发现者正是有“三朝阁老、九省疆臣、一代文宗”之誉的阮元。

清道光七年（1827年），时任云贵总督的阮元带着儿子阮福和随从，一路翻山越岭来到陆凉州，在知州张浩的陪同下，通过无数次询问、查看，几经辗转，终于在距陆凉州城东南约三十里的贞元堡（今薛官堡）附近的荒野上，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碑，阮元命人将石碑翻转，并用清水洗净，碑上显露出的字迹，让他甚为欢欣，这便是元代以来就被古籍所记载的爨龙颜碑。仔细揣摩研读后，阮元当即在石碑右边空隙处亲手以隶书题跋并刻之：“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，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。乃云南第一古石，其永宝护之。总督阮元。”并令知州张浩建亭保护。

1961年3月，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，石碑类编号：第一号是西安碑林，第二号是《爨宝子碑》，第三号是《爨龙颜碑》，第二、三号两碑并称“二爨碑”。

“二爨碑”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的书法界备受推崇。在研究爨碑书法的许多学者、书家中，康有为，这位近代维新派领袖对“二爨碑”的顶礼膜拜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可以说，给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在书法上做出重大定论并大加褒奖的名家中，康有为算是首屈一指的。对爨宝子碑，康有为认为“与魏碑之《灵庙》《鞠彦云》皆在隶楷之间，可以考见变体源流”，评此碑为“端朴若古佛之容”“朴厚古茂，奇姿百出”。爨宝子碑的碑刻文字，通过局部的夸张、强调和变形，把书法中的曲致、方圆、斜正、刚柔、动静推向极致，从而形成对立统一的独特艺术风格，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爨龙颜碑被康有为奉为“神品第一”，并在其书法论著《广艺舟双楫》中大篇幅地进行了极致的评价和神话般的褒扬。“宋碑则有《爨龙颜碑》，下画如昆刀刻玉，但见浑美；布势如精工画人，各有意度，当为隶、楷极则。”正是由于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对爨龙颜碑的极力推崇，将其列为“神品第一”“古今楷法第一”，称其“为雄强茂美之宗”，使得此碑声名鹊起，名扬海内外。从那以后，众多书家、学者争相传拓、研习、考释，一些书家和仰慕者接踵而至，虔诚膜拜。

有人做过研究，爨体问世以来，短短的百余年中，海内外先后刮起三次“爨旋风”。清中晚期，崇碑碑帖，打着复古的旗帜，拆骨还肉，大胆创新。阮元、康有为大力鼓吹，爨体由此得宠。杨守敬携拓片东渡日本，东洋书道改辙易帜，爨体从此大兴。近现代，承碑学余波，开创了碑帖结合的道路。爨体的独创性、包容性和可再创造性成了一种时尚品牌。习书者争相抚临，爨体再度流行。20世纪80年代后，书法艺术空前爆热。碑刻书法在展厅中独领风骚，雄强朴拙之风再度风行，爨体以其独步书林、卓尔不群备受追捧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书法史上的爨体热还将继续风行，并不断焕发新的时代气息。

游走广袤的曲靖坝子和陆良坝子，品读散发幽幽古意的“二爨”碑文，打开一扇窥探历史的窗扉，我们似乎遥望到那风雷激荡的岁月烟云，聆听到那穿越千年的鼓角铮鸣，感知到那精美文字背后鲜活生命的怦然脉动，那未济的抱负志向，那消弭的功业英名，那扼腕的唏嘘叹息……江山无限景，都在一亭中，只有那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，化作绵绵不绝的悠悠文脉代代相传。